



册府元龜

卷之三百九十七
至九十九



13
849
131



門 3
849
卷 131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五十八

懷撫

傳載招攜之訓書紀柔遠之說斯懷撫之謂矣其奉
辭為將受命致討總戎作鎮守邊固圉而能推以恩
信布之仁惠招輯流散收恤孤弱綏懷新附撫柔異
類俾鄰邦敵境愛之如椒蘭外夷殊俗歸之如父母

冊府元龜 將帥部

卷一百九十二

用能固守疆場謐清障塞成勞徠安定之績致和平富庶之美詩曰民之攸暨又曰懷我好音自非誠心內著德聲外暢亦何以致其感悅哉

漢段會宗再為西域都護會宗既出諸國遣子弟郊迎小昆彌安日前為會宗所立德之懷會宗之恩德也欲往

謁諸翎侯止不聽遂至龜茲諸城郭甚親附謂城郭諸國

後漢鄧禹為前將軍建武初光武分麾下精兵一萬人使鄧禹西入關時赤眉入長安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

禹所止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振關西帝嘉之數賜書

褒

祭彤為遼東太守使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大都護

偏何鮮卑名也遣使奉獻願得歸化彤慰納賞物稍復親

附其異種滿離高句離之屬遂駱驛欵塞彤為人質厚重毅撫夷狄以恩皆畏而愛之故得其死力

鄧訓章帝時為謁者會上谷太守任興欲誅赤沙烏

桓恐恨謀反詔訓將黎陽營兵屯狐奴以防其變漢官

儀曰興以幽冀并州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官以謁者監之狐奴縣屬漁陽郡也校尉張紆

誘誅燒當種羗迷吾等繇是諸羗大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鄧訓代紆為校尉諸羗激忿遂相與解仇結婚交質盟詛衆四萬餘人期冰合渡河攻訓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者二三千騎皆勇健富彊每與戎戰嘗以少致多雖首施兩端首施猶首鼠也漢亦時收其用時迷吾子迷唐別與武威種羗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月氏胡擁衛稽故稽謂稽留事故稽故字一作諸故故不得戰議者咸以羗胡相攻縣官之利以夷禁伐不宜禁護訓曰不然今張紆失信衆羗大動經嘗屯兵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州

吏人命縣絲髮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告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羗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即解去繇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關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乃得父母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千以為義從實憲為車騎將軍和帝永元元年出鷄鹿塞遣軍司馬吳汜梁諷奉金帛遺北單于宣明國威而兵隨其後時虜中乘亂汜諷所到輒招降之前後萬餘人遂

及單于於四海上宣國威信致以詔賜單于稽首拜

言依附漢家自

受諷因說宜修呼韓邪故事保國安人之福

保護其國也宣帝時呼韓邪單于款塞朝于單于喜

且泉宮請留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居

悅即將其眾與諷俱還到渠海聞漢軍已入塞乃遣

弟右温禺鞮王奉貢入侍隨諷詣闕憲以單于不自

身致奏還其侍弟明年單于復遣車詣儲王等款居

延塞欲入朝見請願大使竇憲上遣大將軍護軍班

固行中郎將與司馬梁諷迎之會北單于為南單于

所破被創遁走固至私渠海而還

陳禪左轉玄菟候城障尉會北匈奴入遼東追拜遼

東太守胡暉其威疆退還數百里禪不加兵但使吏

卒往曉慰之單于隨降還郡禪於學行禮為說道義

感化之單于懷服遺以胡中珍物而去

种暉為尚書會匈奴寇并涼二州桓帝以為度遼將

軍暉到營所定宣恩信誘降諸胡羗虜先時有王見獲

質於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繇是羗

胡龜茲莎車烏孫等皆來順服

劉虞為幽州刺史民夷感其德化自鮮卑烏桓扶餘

穢貊之輩皆隨時朝貢無敢擾遼者後前中山相張

純等與烏桓大人共連盟攻薊下復以虞為幽州牧

虞到薊罷省屯兵務廣恩信遣使告烏桓峭王等以朝恩寬弘開許善路又設賞購純等走出塞餘皆降散

魏蘇則為金城太守是時喪亂之後吏民流散饑窮戶口損耗則撫循之甚謹外招懷羗胡得其牛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食旬日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

毋丘興為武威太守內撫吏民外懷羗胡卒使柔附及羣雜胡棄惡詣興興皆安郵使盡力田

牽招為使持節赴鮮卑校尉屯昌平是時邊民流散

山澤又亡叛在鮮甲中者處有千數招誘布德恩招誘降附建義中郎將公孫集等率將部曲咸各歸命使還本郡又懷來鮮卑素利彌加等十餘萬皆令款塞

吳孫歆為鎮北將軍為邊將數十年青徐汝沛頗來歸附淮南濱江屯候皆徹兵遠徙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數百里

陸遜為大將軍太帝嘉禾五年北征遜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陽盛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益不得關其所生獲皆加營護不

令兵士干擾侵侮將家屬來者使就料視若亡其妻
子者卽給衣糧厚加慰勞發遣令還或有感慕相携
而歸者隣境懷之江夏功曹趙濯弋陽備將裴生及
夷王梅願等竝帥支黨來附遜遜傾財帛周贍經恤
孫皎爲征虜將軍督夏口皎嘗遣兵候獲魏邊將吏
美女以進皎更其衣服送還之下令曰今所欲誅者
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已往不得擊其老弱繇是江
淮間多歸附之

魯肅代周瑜鎮江陵後下屯陸口威恩大行衆增萬
餘人拜漢昌太守偏將軍

呂蒙爲左護軍虎威將軍討關羽于南郡蒙入據城
盡得關羽之將士家屬皆撫慰令軍中不得干歷人
家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給醫藥
飢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太帝至羽
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其使周遊城中
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使還私相叅譯咸知家間
無恙見待過于平時故羽吏士無鬪心會權尋至羽
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衆皆委羽而降荆州
遂定

晉羊祜鎮荆州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併

之心每遇吳人交兵剋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諳謀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吳二兒為俘者祐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顛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祐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殮景尚子弟迎喪祐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祐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率部曲而降祐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游獵嘗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所得者皆封還之

杜預為征南大將軍薊土肅然吳人赴者如歸矣

張華為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安北將軍華撫納新舊戎夏懷之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依山帶海去州四千餘里歷世未附二十餘國并遣使朝貢於是遠夷賓服四境無虞

王渾為安東將軍鎮壽陽渾不尚刑名處斷明允時吳人新附頗懷畏懼渾撫循羈旅虛懷綏納座無空席門不停賓於是江東之士無不悅附周浚為折衝將軍揚州刺史移鎮秣稜時吳初平屢有逃亡者頻討平之賓禮故老搜求俊乂甚有威德吳人悅服

劉琨爲并州刺史時東瀛公騰自晉陽鎮鄴并土饑
荒百姓隨騰南下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
塞琨募得千餘人轉鬪至晉陽府寺焚毀僵屍滿地
共有存者飢羸無復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滿道琨剪
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獄寇盜至來掩襲嘗
以城門爲戰場百姓負盾以耕屬鞭而耨琨撫循勞
休甚得物性在官未朞流人稍復鷄犬之音復相接
矣士奔迸者多歸於琨琨善於懷撫而短於控御一
日之中雖歸者數千去者亦相繼剋期與猗盧討劉
聰盧父子相圖盧及兄子振皆病死徒屬四散琨子

遵先質於盧衆皆附之及是遵與質澹等率盧衆三
萬人牛馬羊十萬悉衆歸琨琨絲是復振率衆百騎
自平城撫納之

祖逖爲奮威將軍討樊雅陳川遣將李頭率衆接之
力戰有勲逖時獲稚駿馬頭甚欲之而不敢言逖知其
意遂與之頭感逖恩遇每嘆曰若得此人爲主吾
死無恨川聞而怒遂殺頭頭親黨馮寵率其屬數百
人歸于逖後鎮永丘數遣軍要截石勒勒屯戎漸感
候騎嘗獲濮陽人逖厚待遣歸咸感逖恩德率鄉里
五百家降逖勒又遣精騎萬人距逖復爲逖所破勒

鎮戍歸附者甚多時趙固上官已李矩郭默等各以詐力相攻擊逃馳使和解之示以禍福遂授逃節度逃愛人下士雖踈交賤隸皆恩禮遇之絲是黃河已南盡爲晉土河上堡固先有任子胡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偽抄之明其未附諸塢主感戴胡中有異密以聞前後剋獲亦繇此也

荀羨監青州諸軍事領兗州刺史先是石季龍死胡中大亂羨撫納降附甚得衆心

魏浚爲武威太守以亂不之官及雒陽陷屯于雒北石梁塢撫養遺衆漸修軍器其附賊者皆先解諭說

大晉運數靈長行已建立歸之者甚衆其有恃遠不從命者遣將討之服從而已不加侵暴於是遠近感悅襁負至者甚衆

詹應爲南平太守都督平天門武陵軍事天門武陵谿蠻竝反詹討降之時政令不一諸蠻怨望并謀背叛詹名蠻酋破銅券與盟絲是懷詹數郡無虞其後天下大亂詹境獨全百姓歌之又爲平南將軍江州刺史時王敦新平人情未安詹撫而懷之莫不得其歡心百姓賴之

陶侃爲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亡者歸之

盈路侃竭資賑給焉

桓宣爲平北將軍鎮襄陽宣久在襄陽綏撫僑寓甚有稱績又監沔中軍事南中郎將江夏相石勒荊州刺史郭敬成襄陽陶侃使其子平西軍斌與宣俱攻樊城拔之竟陵太平李陽又破新野敬懼遁走宣與陽遂平襄陽侃委宣鎮之以其淮南郡曲立義成都宣指懷初附

桓伊都督豫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在州十年綏撫荒雜甚得物情桓冲卒遷都督江州荊州十郡豫州四郡軍事江州刺史將軍如故假節伊到鎮以邊境無虞宜以宰郵爲豫乃上疏以江州虛耗加連歲不登今餘戶有五萬六千宜并合小縣除諸郡逋米移州還鎮豫章詔令移州尋陽其餘皆聽之伊隨宜拯撫百姓賴焉

褚彘爲豫州司馬督司馬軍事太傅叅軍王玄代彘爲郡時梁國部曲將耿奴甚得人情而專勢彘嘗優遇之玄爲政旣急彘知其不能容奴因之曰卿威殺已多而人情難戒一宜深慎之玄納彘言外羈縻奴而內懷憤及遷爲陳留將發乃收奴斬之餘黨聚衆殺玄梁郡旣有內難而徐州賊張平等欲掩襲之郡

人違惑將以郡歸平荀組遣往撫之衆心乃定
郗恢爲梁秦雍司荆揚并等州諸軍事建威將軍雍
州刺史假節鎮襄陽恢甚得關隴之和降附者動有
千計

瑯琊武王佃起家爲寧朔將軍監守鄴城有綏懷之
稱

宋柳元景爲建威將軍北伐斬魏將張是提又斬三
千餘級面縛軍門者二千餘人元景輕騎晨至魏兵
之面縛者多河內人元景詰之日汝等怨王澤不接
請命無所今并爲魏盡力便是本無善心順附者存

恤從惡者誅滅欲知王師正如此也耳皆曰虐虜見
驅後出赤族以騎蹙步未戰先死此將軍所親見非
敢背中國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以爲不可曰今王
旗北掃當令仁聲先路乃悉而遣之家在關裏者符
守關諸軍聽出皆稱萬歲而去

檀道濟爲冠軍將軍武帝北征道濟爲前鋒至雒陽
凡拔城破壘俘四千餘人議者謂應以戮爲京觀道
濟曰伐罪弔人正在今日皆釋曰道之於是戎夷感
悅相率歸之者甚衆

梁孫謙宋明帝泰始初事建安王休仁休仁以爲司

徒叅軍言之明帝擢爲明威將軍巴建平二郡太守郡居三峽常以威力鎮之謙將述聯勅募千人謙曰蠻夷不賓蓋待之失節耳何煩兵役以爲國費固辭不受至郡布恩惠之化蠻獠懷之競餉金寶謙慰喻而一無所納及掠得生口皆放還家俸罷出吏民者悉原除之郡境翕然威信大著視事三年徵還爲撫軍中兵叅軍

徐文盛武帝大同末爲持節督寧州刺史先是州在僻遠所管羣蠻不識教義貪欲財賄却奪相尋前後刺史莫能制文盛推心撫慰示以威德夷獠感之風

俗遂改

張興世爲游擊將軍北伐次下邳號令嚴明所至獨剋下邳人多有欲來降惠紹曰我若得城諸卿皆是國人若不能破賊徒令公等失鄉非朝廷弔人本意也今且安堵復業勿妄自辛苦降人感悅

陳浣恪宣帝時都督廣衛交越城定新合羅愛德宜利安石雙等州諸軍事鎮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恪未至鎮前刺史歐陽紇舉兵拒險恪不得進朝廷遣司空章昭達督衆軍討紇紇平乃入州州罹兵荒所在殘毀恪緩懷安輯被以恩惠嶺表賴之

裴忌以大建五年為都官尚書吳明徹督諸軍北伐
詔忌以本官監明徹軍淮南平授軍師將軍豫州刺
史忌善於綏撫甚得民和

後魏寇讚初為後秦襄邑令姚泓滅秦雍人千有餘
家推讚為主歸順拜綏遠將軍魏郡太守其後秦雍
之民來奔河陽滎陽河內戶至萬數拜讚安遠將軍
南雍州刺史軹縣侯治于維陽立雍州之郡縣以撫
之繇是流民襁負自遠而至三倍於前

于栗磾明元時為鎮遠將軍河內鎮將撫導新邦甚
有威惠

刁雍為鎮東將軍與叔孫建攻青州建先攻東陽雍
至招集義衆得五千人遣撫慰郡士人盡下送租供
軍又詔令南入以亂賊境雍攻克項城會有勅追令
隨機立効雍於是招集譙梁彭沛民五千餘家置二
十七營遷鎮濟陰

東平王漢太武時鎮抱罕以信惠撫衆羗戎敬服改
封東平王

陸侯為都督維豫二州諸軍事虎牢鎮大將軍源休
屠金崖羗狄于玉等叛復轉為使持節散騎常侍平
西將軍安鎮大將既至懷柔羗戎莫不歸附

盧度世爲假節鎮遠將軍齊州刺史州接邊境將
數相侵掠度世乃禁勒所統還其俘虜二境以寧
趙逸爲寧朔將軍赤城鎮將綏和荒服十有餘年百
姓安之

叔孫建爲平原鎮大將征南大將軍在平原十餘年
綏懷內外甚得邊稱

陸真文成時爲安西將軍長安鎮將東平王道符反
于長安殺雍州刺史魚玄明關中草草以真爲長安
鎮將賜爵河南公長安兵民素服威信真到撫慰之
皆怡然安靜

尉撥爲晉昌鎮將綏懷邊民甚著稱績後爲台城鎮
將在任九年大收民和山民一千餘家上都徙收盧
水胡八百餘落盡附于民

王斤爲平北將軍時并州胡酋田卜謀反諸餘衆不
安遣斤鎮虎威以撫慰之斤綏靜胡醜甚收聲稱
李洪之獻文時爲內都大官河西羌胡鎮部落反叛
獻文親征命洪之與侍中東郡王陸定總統諸軍輿
駕至并州詔洪之爲河西都將討山胡山胡皆保險
拒戰洪之築壘於石樓南白鷄原以對之諸將悉欲
進攻洪之乃開以大信聽其復業胡人遂降獻文嘉

之遷并尚書外都大官

李崇爲鎮西大將軍孝文時巴夷擾動詔崇以本將軍爲荊州刺史鎮上雒勅發陝秦二州兵送崇至治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代之自然易帖但須一宣詔旨而已不勞發兵自防使懷懼也孝文從之乃輕發數十騎直到上洛宣詔綏慰當郡帖然尋勅邊戍掠得南齊人者悉令還之南人感德仍送荊州之口二百許之兩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在治四年甚有稱績召還京師賞賜隆厚

莫雲爲鎮西大將軍時初平河西人心未一雲撫慰

新舊皆得其所

杜纂除積弩將軍領衆詣淮迎降民楊廂等脩立楚鎮招納山蠻李天保等五百戶

李輔爲鎮遠將軍潁川太守帶長祛戍輔綏懷招集甚得衆和任城王澄爲征南大將軍都督梁益荆三州諸軍事梁州氏帥楊仲顯婆羅楊卜兄弟及符叱槃等自以居邊地險世爲山狡澄至州量彼風俗誘道懷符表送婆羅授仲顯循城鎮撫之將楊卜爲廣業太守叱槃固道鎮副將自餘首帥各隨才而用之附者賞違命者加誅於是仇池帖然西南欵順

盧淵爲京兆王倫徐州刺史南徐州長史沈陵殺將佐勒宿預之衆逃叛陵在邊歷年結構旣廣二州人情咸相扇惑陵之餘黨頗見執送淵皆撫而赦之唯歸罪於陵繇是衆稍安

崔敬邕爲龍驤將軍管州刺史庫莫奚國有馬日匹因風入境敬邕悉令送還於是夷人感附

韓均爲冀州刺史都督定冀相三州諸軍事均親身率下明爲耳目廣設方略禁斷姦邪於是趙郡屠谷西山丁零聚黨山澤以劫害爲業者均皆誘慰追捕遠近震矟先是河內未賓民多去就均撫懷之民咸

受優復

皮喜爲侍中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開府仇池鎮將以其父豹子昔鎮仇池有成信故也喜至深恩布惠民夷大悅酋帥强好子等各率戶歸附於是置廣業固道二郡以居之

傅豎眼宣武時爲建威將軍討揚州賊破之仍鎮於合肥齊民歸之者千戶又詔假節行南兗州事豎眼善於綏撫南人多歸之又爲益州刺史進號冠軍將軍撫蜀人以恩信爲本保境安民不以小利侵竊有掠數民入境者移送還本檢勒部下守宰肅然遠近

雜夷相率款謁仰其德化思爲魏民矣是以蜀民請
軍者旬月相繼宣武甚嘉之

李絳爲撫軍西道都督行秦州事時隴右新經師旅
之後百姓多不安業絳善撫納甚得夷夏之心

彭城王勰爲司徒領揚州刺史既定壽春進位大司
馬獲南齊汝陰太守王果豫州治中庾稷等數人勰
傾衿禮之常叅坐席果承問進曰果等契濶生平皓
首播越顧瞻西夕餘光幾何今遭聖化正應力茲愚
老申展尺寸但在南百口生死分張乞還江外以申
德澤勰衿而許之果又謝曰殿下賜處有過國士果

等今還仰負慈澤請聽仁駕振旅反跡江外至此乃
還其爲遠人所懷如此

王肅爲散騎嘗侍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肅頻
在邊悉心撫接遠近歸懷附者若市以誠綏納咸得
其心

安豐王猛子延明孝明時爲尚書右僕射元法僧反
詔爲東道行臺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與都督臨
淮王彧尚書李憲等討法僧梁武帝遣其豫章王綜
鎮徐州延明先收徐方甚得人譽招懷舊土遠近歸
之

爾朱天光孝莊時為鎭東將軍初元顥入雒天光與天穆會爾朱榮於河內榮發之後并肆不安詔天光以本官兼尚書僕射為并肆雲恒朔燕蔚顯汾九州行臺仍行并州委以安靜之天光至并州部分約勒所在寧輯顥破尋還京師

北齊盧潛為揚州道行臺左丞與陳隣接潛輯諧內外甚得遺俗之和又為揚州刺史領行臺尚書潛在淮南十三年任總軍民顯祖初平淮南給十年優復平蕩之後建後主天統永平中徵稅煩雜高文海執正斷漁獵人家無以自資諸商胡負官責息者宦者

陳德信從其所往淮南富家令州縣徵責又勅送突厥馬數千匹揚州管内土豪貴買之錢直始入便出勅括江淮間馬并送至官廐絲是百姓搔擾切齒嗟怨潛隨事撫慰兼行權政故得寧靜

辛術為東徐州刺史為淮南經畧顯祖天保元年侯景徵江西稅術率諸軍渡淮繼之租還鎭下邳人隨術北渡淮者三千餘家及王僧辯破侯景術招携安撫城鎭相繼欵附前後來二十餘州

斛律羨為幽安平南北營東燕六年都督突厥來寇州羨禦之望見軍威不敢戰來欵附慮其有詐且喻

之日爾輩此行非朝貢見機始變未是宿心若有誠實宜速歸巢穴別遣使來於是退走後主天統初突厥木汗遣使請朝獻羨始以聞自是朝貢歲時不絕羨有力焉

後周韋旭後魏永安二年拜右將軍南幽州刺史時氏賊數為抄竊旭隨機招撫竝即歸附

李賢初為西魏原州刺史賢雖少從戎旅而頗聞政事撫導鄉里甚得民和文帝大統十二年隨獨孤信征涼州平之又撫慰張掖等五郡而還

宇文測為大都督行汾州事政存簡惠頗得民和地

接東魏數相抄竊或有獲其為寇者多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焉設酒殺宴勞放還其國并給糧餼衛送出境自是東魏六慙乃不為寇汾晉之間各安其業兩界之民遂通慶弔不復為仇讐矣時論稱之比於羊叔子

赫連達初從賀拔岳西征為都督及岳為侯莫陳悅所害達馳詣太祖太祖引軍向高平令達率騎據彈箏峽山百姓惶懼奔散多者有數村民方扶老弱驅畜牧欲入山避難軍士爭欲掠之達曰遠近民黎多受制于賊今若儘便掠縛何謂伐罪弔民不如因而

撫之以示義師之德乃撫以恩信民皆悅附於是迭相曉語咸復舊業太祖聞而嘉之

尉遲迥既平蜀爲都督益等十州諸軍事益州刺史自劍閣以南得承制刺拜及黜陟迥乃明賞罰布德威綏輯新邦經畧未附夷夏懷而歸焉

侯莫陳穎爲開府儀同三司從滕王追擊龍泉文城叛胡穎與柱國竇盧勣分路而進穎懸軍五百餘里破其三柵先是稽胡叛亂輒略邊人爲奴至是詔胡有厭匿良人者誅籍沒其妻子有人言爲胡其所隱匿者勣將斬之穎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行諸胡固

非悉反但相逼脅爲亂今撫慰之自可不戰而定如卽誅之轉相驚恐爲難不細未若召其渠帥以隱匿者附之令自歸首則羣胡可安勣從之諸胡爭附北土以安

楊敷孝閔帝時爲使持節蒙州諸軍事刺史先是蠻左等多受齊假署敷爲亂逆敷推誠布信隨方撫慰諸蠻左等感之相率歸附敷乃送酋帥四十餘人赴闕請因齊所假而授之諸蠻等愈更感悅州境獲寧司馬喬自孝閔踐祚爲驃騎大將軍後爲御正中大夫及大軍東討與少卿楊標守軹關卽授懷州刺史

武帝天和初隋上庸公陸騰討信州反蠻令賢等裔自開州道入先遣使宣示禍福羣蠻率服

齊王憲討北齊任城王湝廣憲王孝衍於信都憲至信都登張耳冢以望俄而湝領軍尉相願僞出戰略陣遂以衆降相願湝之腹心也衆駭因破之擒湝及孝衍憲謂湝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湝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五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命歸其妻子厚加資給又問孝衍孝衍自陳國難辭淚俱發俯仰有節憲亦爲之改容

韋世康自武帝平齊授司馬總管長史時東夏初定

百外未安世康綴撫之士庶胥附

揚雄爲迫維防主雄處疆場務在保境息民接待敵人必推誠伏信齊雒州刺史獨孤永業深相欽尚移書稱美之

楊忠爲大將軍再舉盡定漠東之地寬以御衆甚得新附之心

隋虞慶則初仕後周爲并州總管長史時稽胡數爲反叛越王盛御史下大夫高顯討平之將班師顯等咸謀須文武軒略者鎮遏之表請慶則於是卽拜石州總管甚有威惠境內清肅稽胡慕義而歸者八千

餘曰

高頴爲左軍大將蕭巖之叛也詔頴綏集江漢甚得民和

韋冲開皇初爲開府時發南汾胡千餘州人北築長城在塗皆亡高祖呼冲問計冲曰夷狄之性易爲反覆皆緣牧宰不稱之所致也臣謂以禮綏靜可不勞兵而定帝然之命冲綏懷叛者月餘皆至并赴長城下書勞勉之尋拜石州刺史甚得諸胡歡心後爲營州總管冲容貌都雅寬厚得衆心撫鞅羯契丹皆能致其死力奚霫畏懼朝貢相續開皇中爲南寧州總

管持節撫慰冲旣至南寧帥蠻震及西爨首領皆詣府參謁帝大悅下詔褒揚之

韋洸開皇中平陳之後爲江州總管進圖嶺南旣至廣州說陳渝州都督王猛下之嶺表皆定帝聞而大悅許以便宜從事光所綏集二十四州拜廣州總管長孫晟爲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晟遣降虜覘俟雍問知其牙內屢有災變夜見赤虹光照數百里天狗貫雨血三日流星墜其營內有聲如雷每夜自驚言隋師且至并遣奏知仍請出討突厥都速等歸染干前後至者男女萬口晟安置之繇是突厥悅

附後都藍大亂為其部下所殺晟因奏請曰今王師
 臨境戰數有功賊內橫離其王被殺乘此招誘必竝
 來降請遣染於部下分頭撫慰帝許之果盡來附
 慕容三藏以功授大將軍又授廓州刺史州極西界
 與吐谷渾隣接姦宄犯法者皆遷配彼州流人多有
 逃逸及三藏至招納綏撫百姓愛悅襁負日至吏民
 歌頌之

周法尚為桂州總管杜州人李光任作亂詔法尚討
 之光仕率勁兵保白石洞其黨有來降附輒以妻子
 還之居旬日降者數千人

唐韋仁壽初為馮州都督府長史時南寧州內附朝
 廷使安撫類皆受賄邊人患之或有叛者高祖以仁
 壽素有能名令簡較南寧州都督寄聽政於越雋使
 每歲一至其地以慰之仁壽將兵五百人至西洱河
 承制置八州十七縣授其豪帥牧宰法令清肅人懷
 懽悅

許紹為陝州刺史行軍總管紹與王世充蕭銑疆境
 深接紹之士卒為賊輒殺之紹執得敵人皆資給放
 去諸賊感媿自是以後不復侵掠合境獲安

張士貴高祖起義初遣經略河南士貴勒兵遇桑顯

和擊破之名所俘虜三千餘人慰諭遣還

盧士良武德中爲河南刺史吐谷渾及黨項入寇士良擊破之前後歸附者六十餘戶後簡較晉州事及在河南旣兵亂之後戶口去散到官之始城邑蕭條裁數百家士良撫納夷夏大弘恩信數載之後復業者三千餘家時黨項羗依阻山谷頻爲寇盜士良戰捷之後諸羗畏懼相率內屬卒不爲患

劉成爲廣州總管武德六年崗州刺史馮士翽以新會反成討降之復其位

李靖爲兵部尙書討蕭銑降之仍渡嶺至桂州遣人分道招撫其大首領馮盎李光度等皆遣子弟來謁自餘州縣莫不服從量其誠效授以官爵凡所招慰戶數十萬優詔勞勉授靖嶺道安撫大使簡較桂州總管靖以南方去朝廷遙遠喪亂以來不見恩德若不遵以禮樂兼示兵威無以變其風俗遂率所部兵馬發往桂州南巡所經之處靖請自存撫耆老問其疾苦遠近悅服又突厥種落離叛朝廷進取以靖爲代州行軍總管撫納降附輕騎先據定襄城突厥部落望風逃散繇是突厥頡利可汗率衆歸款進封代國公

張儉貞觀初爲朔州刺史突厥頡利敗後恩給部落
飢寒離散儉招慰安輯之其不來者便居積北旣親
屬分徃私相徃還儉雅得其情亦不禁止但存綱紀
羈縻而已及儉移勝州都督州司謂其將叛遽以奏
聞詣起儉爲使觀動靜儉單馬推誠入其部落召諸
首領布以腹心咸匍匐稽顙應時而至便移就代州
卽令簡較代州都督恩給部落竟無離叛儉遂勸其
營田每年豐熟慮其私蓄富實易生驕侈表請和糴
擬就貯備蕃人喜悅銳意營田長城之北有同中襲
繇是邊儲實焉

李素立爲楊州大都督府司馬時突厥鐵勒部落相
率內附太宗於其地置瀚海都護府以統之以素立
爲瀚海都護又有闕泥熟別部尤爲邊患素立遣使
招諭降之夷人感其惠率牛以饋素立唯收其酒一
杯餘悉還之建立厰舍開屯田久之轉綿州刺史
蘇定以高宗顯慶二年爲伊麗道行軍總管破阿史
那賀魯于金牙山盡收其所據之地於是悉命諸部
歸其所居間通道路列置館驛埋瘞骸骨所在問疾
苦分其疆界復其產業賀魯所擄掠者悉括還之於
是西域諸國安堵如故

裴行儉以麟德二年爲安西大都護西域諸國多慕義歸降

薛仁貴總章元年爲安東都護總兵二萬人以鎮高麗仁貴恤孤老儉約盜賊有幹者隨不任使忠孝節義咸加旌表高麗人衆莫不欣然慕化

薛訥爲幽州都督睿宗太極元年爲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和戎軍大使訥鎮幽州二十餘載邊人懷之未嘗深入虜亦不敢犯

李晟德宗時鎮涇原嘗曰河隴之陷也非吐蕃能之皆以將帥貪暴種落攜二人不得耕稼展轉東徙自棄之耳且土無絲絮人苦征役思唐之心豈有已乎乃傾家財賞降者以懷來之降虜浪息曩晟奏封王每蕃使至晟必置浪息曩別座衣以錦袍金帶以寵異之蕃人皆相指因榮羨息曩

李復爲嶺南節度使瓊州久陷於蠻徐申復累遣使降之因奏瓊州都督府以綏撫

韋臯爲劍南節度使貞元四年四月東蠻鬼王暕旁等自陷雋州臣於吐蕃絕朝貢者二十餘年及是臯招誘之始棄吐蕃內附來朝特封爲和義順政等郡王且衣以冠帶仍給兩林勿鄧等部落功而遣之又

臯以雲南蠻衆一萬與吐蕃和好蕃人入寇必以蠻爲前鋒於是遣使通雲南蠻以離吐蕃之助其王異牟尋因遣使願受正朔於是朝廷命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袁滋持節冊異牟尋爲南詔王自是遂修朝貢而吐蕃不寇蜀邊

馬總憲宗時爲淮西節度使總以申光蔡等州久陷賊寇人不知法威刑勸導咸令率化奏改彰義軍曰淮西賊之僞迹一皆削盪

李遜爲濠州刺史先是濠之都將楊騰刻削士卒州兵三千人各謀殺騰騰覺走揚州而家屬皆死濠兵不自戢因行攘剽及遜至郡餘亂未殄徐驅其間爲

陳逆順利害之勢衆皆釋甲請罪因以寧息

鄭權爲德棣滄景節度使朝廷用兵計淄青李師道權奏於安德平原二縣之間置歸化縣以集降民李夷簡爲西川節度使時有雋州刺史王顯以貪虐爲蠻戎所怒相率攻之雋州遂亂夷簡發使曉諭戎人畏伏

盧簡求凡歷四鎮皆接邊郵屬雜虜寇邊因之移授所至撫御邊鄙晏然太原素管退渾契苾沙陀三部落或撫納不至多爲邊患前政或要之誼盟質之子

第然為盜不息簡求撫之以德接以恩信所執子弟一切遣之故五部之人欣然聽命

崔從為鄜坊丹延節度使鄜時內接畿甸外連羗落從鎮撫甚得其制黨項有以羊馬來致之從皆撫慰還之

後唐魏王繼岌以莊宗同光三年冬平蜀遣使齎書

詔南詔蠻

時郭崇韜欲聲教達於南荒募蜀川曾使南詔者有秦州副使徐藹詣雲南苴羊城

途路且云中和二年僖宗在蜀令副王龜牟使雲南萬李父虔為副使藹為判官時不到苴羊城只達於善闡回時約為甥舅許出降安化公主雲南使來迎公主次驛報收長安黃巢東走乃託以佗歲

霍彥威初仕梁為邠州節度使鳳翔李茂貞攻圍半

年竟不能下或得俘掠悉放之歸秦人懷之遂無侵

擾

王處直為定州節度使處直為人精簡好求吏理雖地處一隅介於大國招懷撫納甚得人和

樂彥稠明宗時授邠州節度使詔會兵制置鹽州蕃戎逃遁獲陷蕃士庶千餘竝遣復鄉里

張希崇鎮靈武閔帝應順元年正月沙州瓜州遣牙將各以方物朝貢迴鶻可汗仁美遣使獻故可汗仁

裕遺留貢物鞍馬噐械仁美又獻美玉圓玉鞞轡礪砂羚羊角波斯寶縹玉帶蓋希崇招懷邊鎮內附故

也

張敬詢爲大同軍節度使至鎮招撫室韋曷刺鉢于
鉞萬餘帳以捍北邊

晉馮暉爲滑州節度使移鎮靈武初張希崇鎮靈州
以久在北蕃頗究邊事能駕御河西胡虜而數年之
間侵盜屏息希崇卒未有主帥蕃部寇鈔無復畏暉
而暉彊暴之名聞於遐徼及暉到鎮蕃部集慶暉大
張宴席酒殺豐備羣夷告醉爭陳獻賀暉皆以錦綵
酬之蕃情大悅黨項柘拔彥超者州界部族之大者
暉至來謁厚加待遇仍爲在城治第豐其服玩因留
之不令歸部河西養馬所產易爲交市暉暮年得馬
五千匹而蕃部歸心

漢薛懷德爲邢州節度上言昨契丹侵逼諸縣人戶
入山逃避臣已散差人招攜安撫漸已復業

周尙訓知延州太祖廣順三年六月上言所屬蕃部
侵盜漢戶臣已招喚諸部酋率設酒食仍令誓約更
不敢侵犯

王景爲鳳翔節度使世宗顯德二年五月上言今月
七日收下黃牛新城大忌等三砦相次又收下晁迷
黃花下湛滴水皂莢等五砦其鄉村人戶竝已招攜

册府元龜 懷撫 卷之三百九十八

安撫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三百九十八

明天時 擇地利 撫士卒 冥助

明天時

執筒律以聽軍聲觀天文以察時變蓋吉凶之將至必兆朕之豫章雖子產謂天道焉知鄭不復火而師曠歌南風弗競楚果無功故有推轂授符受詔引導

册府元龜 將帥部 卷之三百九十八

察陰陽之變辨星緯之祥避危就安候敵觀變若能
旁擇地利兼取人和先勝而行何往弗利

周太公從武王伐紂到邢丘輓折爲三天雨三日不
休武王懼召太公而問之曰紂未可伐乎太公曰不
然輓折爲三者軍當分爲二也天雨三日欲洒吾兵
也

晉祖逖爲鎮西將軍有妖星見于豫州之分逆見星
曰爲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祚國也俄
卒於雍丘

謝艾爲前涼張重華將石季龍遣將王擢麻秋等侵
重華艾引兵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梟
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於是進戰
大破之逃遣王擢略地至于曲柳艾臨之艾建牙旗
盟將士時索遐爲軍正將軍有西北風吹旌旗東南
指遐白風爲號令今能令旗指之天所贊也破之必
矣軍次神鳥王擢與前鋒戰敗遁還河南
南齊張欣泰武帝永明八年出爲鎮軍中兵叅軍南
平內史巴東王子響殺僚佐帝遣中庶子胡楷之西
討使欣泰爲副欣泰諧楷之曰今太歲在西南逆歲
行兵兵家深忌不可見戰戰必見危今改此行勝旣

無名負誠可耻彼兇狡相聚所以爲其用者或利賞
逼威無繇自潰若且頓軍戛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
擒也諧之不從進屯江津尹略等見殺

北齊曹魏祖爲殿中將軍神武爲東魏大將軍東魏
孝靜武定四年八月將西伐至鄴會兵於晉陽魏祖
曰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死氣逆生爲客不利主人
則可兵果行傷大將軍武不從九月神武圍玉壁五
旬不拔死者七萬人十一月神武與疾班師

隋長孫晟爲上開府儀同三司鎮大利安撫新附高
祖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夜登城樓望見積北有赤
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彼地謹驗兵書此名灑
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
爲軍元帥晟爲受降使北伐二年軍次坎河值賊帥
思力侯斤等領兵拒戰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轉戰
六十里賊衆多降

唐薛萬均爲右屯兵將軍沃沮道行軍副總管從李
靖等擊吐谷渾攻青海與弟萬徹率軍先通路遇虜
于赤海萬均將十數騎擊走之追奔至青石山南大
風折旗拔木萬均謂左右曰虜將至矣各爲備俄而
虜至萬均直前斬一賊將於是大潰殺傷略盡進至

圖倫積而還與靖會於青海太宗聞而大悅璽書勉勞以功拜兼屯衛大將軍

薛仁貴爲右威衛大將軍高宗咸亨元年吐蕃入寇帝以仁貴爲邏婆道行軍大總管爲吐蕃敗于大非川初仁貴謂人曰今年太歲庚午歲星在於降婁不應有事於西方軍行逆歲鄧艾所以死于蜀吾知其必敗也

裴行儉爲禮部尚書尤曉陰陽筭術兼有人倫之監凡遇賢俊無不甄採每制敵摧兇必先期覘日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傳反高宗以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軍至單于之北際晚下營壕塹方周遽令移就崇岡將士皆云士衆已就安堵不可勞擾行儉不從更令促之此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吏驚伏問行儉曰何以知風雨也行儉笑曰自今日但依我節制何須問我所由知也

李晟德宗時爲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京畿渭北鄜坊丹延招討使進討朱泚建中四年四月四日破賊初晟屯渭橋時熒惑守歲久之方退賓介或勸曰今熒惑已退皇家之利也可速用兵晟曰天子外次人臣但當死節蕭象高遠吾安知天道耶至是謂叅佐

曰前者上大夫勸屐出兵非敢拒也且軍可用之不可使之嘗謂丘縉盈縮無准屐懼復來守歲則我軍不戰而自潰矣泰佐嘆服皆曰非所及也

後唐符存審爲內外蕃漢馬步總管莊宗天祐十七年汴將劉鄩攻同州朱友謙求援於我遣存審與嗣昭將兵赴之九月次河中進營朝邑時河中久臣於梁裏持兩端及諸軍大集芻粟暴貴嗣昭懼其翻覆將急戰以定勝負居旬日梁軍將逼我營會望氣者言西南有黑氣如鬪鷄之狀當有戰陣存審曰我方欲決戰而形於氣象得非天贊歟是夜閱其衆詰旦進軍梁軍來逆戰大破之

擇地利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孫子有六地之名而鼂錯亦論地形之便皆可舉矣古之良將未嘗不留意焉乃有據高臨下伺其後至背水阻州候其半渡或卒乘有飲斲之便或守城有金湯之固至乃出其不意據其必爭然後以逸待勞以少擊衆乘便而奮其力先入而奪其心以之遏寇虐摧勅敵而勲績竝建威名日著豈非因形勢而制勝之効歟

趙趙奢惠文王時治國賦秦師伐韓圍闕與趙遣奢

救之軍士許歷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奢許
 諾卽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
 大破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王賜奢號馬
 服君以許歷爲國尉
 漢張騫爲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騫嘗使大夏留匈
 奴中久道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飢渴
 後漢馮異爲征西大將軍建武六年諸將上隴爲隩
 囂所敗乃詔異軍徇邑來及至隩囂乘勝使其將王
 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徇邑異卽馳
 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

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境怛怙小利

怛怙

循貫集也謂貫吾前事而復爲之也

爲欲深入若得徇邑三輔動搖是

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我據城以逸待勞
 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
 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
 十里大破之

馬援爲隴西太守建武十三年武都參狼羗與塞外

諸種爲寇長史授將四千餘人擊之至氐道縣

屬隴西縣

管內有蠻夷日道

羗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

羗遂窮困豪帥數十萬戶出塞諸種萬餘人悉降於

是隴右清淨二十四年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孫永

等征五溪蠻夷軍次下雋

縣名屬長沙故城在辰州沅陵縣

有兩道

可入從壺頭則近路而水

壺頭山名在辰州沅陵縣

從充則塗夷

而運

充縣名屬武陵

遠光武初以為疑其軍至耿舒欲從充

道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進壺搯其喉咽充賊自破

以事上之帝從援策

魏蔣濟為散騎嘗侍黃初三年與大司馬曹仁征吳

濟別襲羨溪仁欲攻濡須洲中濟曰賊據西岸列船

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為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

從果敗

賈逵河東襄陵人初為絳州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

經城邑皆下逵堅守之初逵過皮氏曰爭地先據者

勝及圍急乃使人間行送印綬歸郡且曰急據皮氏

援既并絳衆將進兵逵恐其先得皮氏乃以他計疑

援謀人祝與援由是留七日郡從逵言故得無敗

郭淮初為征西將軍夏侯淵司馬征漢中時蜀先主

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議衆寡不敵欲依水為陣以拒

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筭也不如遠水為陣

引而致之半濟而攻擊備可破也既陣先主疑不渡

淮遂堅守亦無還心以狀聞太祖善之青龍二年蜀

將諸葛亮出斜谷田于蘭坡是時司馬宣王屯渭南
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
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板蕩民夷此非國
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
淮逆擊之

吳丁奉爲諸葛恪部將魏諸葛誕胡遵等來伐攻東
興恪率軍拒之及恪上岷時奉與唐咨呂據苗贊俱
從山西上奉曰今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
矣乃辟諸軍使下道率麾下三千人逕進時風便舉
帆二日至遂據塘天寒雪時魏諸將置酒高會奉見

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
解鎧着帔持短兵敵人從而笑焉不爲設備奉縱兵
斫之大破敵前屯會據等至魏軍遂潰

朱孟隆符仕晉爲龍驤將軍從宋高祖伐慕容超度
峴超懼率卒四萬就其將段暉等于臨朐謂其將公
孫樓曰宜進據川源晉軍至而失水亦不能戰矣臨
朐有巨葭水去城四十里五樓馳騎據之龍符爭據
水源賊遂遁走

沈林子晉末爲建武將軍高祖伐姚泓林子叅征西
軍事統軍爲前鋒從汴入河泓奔州刺史河東太守

尹昭據蒲阪林子於陝城與冠軍檀道濟同攻蒲坂龍驤王鎮惡攻潼關泓聞大軍至遣東平公姚紹爭據潼關林子謂道濟曰潼關天阻所謂形勝之地雖惡孤軍勢力危屈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也及其未至當并力爭之若潼關事捷尹昭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乃棄蒲坂南向潼關

後魏安同爲外朝大人從道武征姚平於紫壁姚興悉衆救平同進計曰汾東有蒙坑東西三百餘里徑路不通姚興來必從汾西乘高臨下直至紫壁如此則寇內外勢接宜截汾爲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西圍旣固賊至無所施其智力矣從之興果視平屠滅而不能救

後周李弼初爲太祖部將東魏將齊神武伐西魏軍過蒲津涉雒至許原西魏將周文帝軍至沙苑齊神武聞文帝至引軍來會詰朝候騎告齊神武軍且至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軍至渭曲背水東西爲陣合戰大破之

隋賀婁子幹爲上開府鎮蘭州開皇初突厥來寇子幹拒之至可路岐山與賊相遇賊衆甚盛子幹阻川

爲營賊軍不得水數日人馬甚斃縱擊大破之
唐盛彥師武德初鎮宜陽會李密叛彥師率兵邀之
令其衆曰唯我馬首是瞻遂踰雒水入南山令持弓
弩者乘高夾路持刀楯者伏於谿谷之間又令曰待
賊半渡而擊之所部皆笑曰賊向雒州何爲此守彥
師曰吾籌之熟矣李密聲往雒州其實欲南走襄城
就張善相耳若賊先入谷我自後追之路險難以展
力吾今先據要害此賊乃成擒也密果至知有伏兵
乃踰山南上彥師邀擊之

薛萬鈞武德中與羅藝守幽燕時竇建德率衆十萬

至危水萬鈞謂藝曰衆寡不敵今若出關百戰百敗
可令羸馬阻水背城爲陣以誘之賊若渡水交兵請
公以精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渡而擊之破必矣
矣藝從之建德引兵渡水萬鈞擊破之
周王峻爲樞密使廣順初河東劉崇攻晉州峻請行
應援太祖用爲行營都部署峻領大軍自絳赴晉州
州南有澗曰蒙坑霍山以南最爲險要其途甚狹地
道無由得越峻心憂賊據之是日前鋒數以過蒙坑
峻喜曰吾事濟矣

撫士卒

春秋傳曰慈愛衆所畜也又曰惠則足以使人蓋古之善爲將者曷嘗不勤恤士衆察其勞苦絕井而分少表微而惻隱救其癘瘵軫其傷夷本之於仁心推之以寬政好施以周急後已而不私用能猛鷙思柔獷悍懷德百其勇以思報一其志以赴敵摧鋒冒難推堅若脆忘軀畢命視死如歸成茂功於一時垂伏聞而不已自非觴豆之惠均及椒蘭之德外薰誠明發於精衷恩信淪於骨髓亦安能及是哉

田穰苴爲齊將扞燕晉之師士卒次金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渡水而解

吳起爲魏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羸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

李牧為趙北邊良將嘗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

將軍征行無嘗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莫大也

為士卒

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

秦王翦伐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

兵以拒秦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

終不出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

同食久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一作

距漢書其延壽投石成距絕於等倫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手投之

距也於是翦曰士卒可用矣竟滅楚

漢袁盎為隴西郡尉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

李廣程不識俱為邊將然匈奴畏廣士卒多樂從而

苦程不識廣將兵之絕處見水土卒不盡飲不近水不

盡歿不嘗食寬緩不苛苛細也士以此愛樂為用

蓋寬饒為衛司馬躬撫士卒視其飲食居處撫循疾

置醫藥

後漢王霸從光武平河北嘗與臧宮傳俊共營霸獨

善撫士卒死者脫衣以殮之傷者躬親以養之

鄧訓為將吏士嘗大病瘧轉易至數人訓身為之煮

湯藥咸得平愈其無妻者為適配偶

堅鐔為揚化將軍與右將軍萬修徇南陽會諸鄉人

董訢數攻陷宛鍾引兵赴宛訢遂棄城而反鄧奉復
反新野攻破吳漢萬修病卒鍾獨孤絕南拒鄧奉北
當董訢一年間道路隔塞糧饋不至鍾食蔬菜與士
卒共勞苦每急輒先當矢石身被三創以此能全其
衆

段紀明爲破羗將軍紀明行軍仁愛下士軍間病者
親自瞻省手爲裹創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
將士同苦故皆樂爲死戰

皇甫規爲中郎將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
者十三四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羗遂
遣使乞降

皇甫嵩爲左車騎將軍平黃巾溫郵士卒甚得衆情
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爾
乃嘗飯吏有因事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慙
或至自殺

臧洪領青州刺史爲袁紹所攻糧盡主簿啟內厨米
三斗稍爲饘粥洪曰何能獨食此耶使爲薄粥遍頒
人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
魏司馬朗與夏侯惇臧霸等征吳到居巢軍士大疫
卽躬巡視致醫藥遇疾卒

曹真爲大將軍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輒以家財頒賜士卒皆願爲用

蜀鄧芝爲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卹卒伍

吳孫歆爲邊將數十年善養士卒得其死力

甘寧雖麤猛好殺然閑爽有計略輕財敬士能厚養健兒亦樂爲用命

晉劉弘爲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嘆聲甚苦呼省之年過六十羸疾無襦弘謫王若仍給韋袍複帽

陶侃爲督護領江夏太守侃戎政齊肅凡有虜獲皆分士卒身無私焉

周訪爲安南將軍督梁州諸軍事善於撫納士衆皆爲致死

宋王鎮惡隨高祖北伐時姚泓屯軍在長安城下猶數萬人鎮惡善撫士卒及身先士卒衆騰躍爭先泓衆一時奔潰

劉榮祖爲輔國將軍爲人輕財貴義善撫將士

梁楊公則爲左衛將軍義師東下屯領軍府所領相溪人性怯懦城內輕之以爲易與每出盪突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勵將士尅獲更多

馬仙琕自爲將及居州郡能與士卒同勞逸身衣不
過布帛所居無帷幕衾屏行則飲食與厮養最下者
同其在境邊嘗單身潛入敵洞知壁壘村落險要處
所故戰多尅捷士卒亦甘心爲之用高祖雅愛敬服
之

王操爲大將軍郢州刺史吳明徹爲寇明帝出頓紀
南操撫循將士莫不用命明徹旣退江陵獲全操之
力也遷爲侍中中衛將軍

陳章昭達爲車騎大將軍遷司空薨昭達性刻每奉
詔出征必晝夜兼行然厨膳飲食竝同於羣下將士

亦以此附之

魯悉達梁末以侯景之亂遂糾率鄉人保新蔡郡格
糾晉熙等五郡及敬帝卽位王琳有上流留異于孝
頃周迪等所在蠶起悉逐撫綏五郡甚得民和士卒
皆樂爲之用

後魏彭城公勃長子粟大武時督諸軍屯漢南粟亮
直善馭衆撫恤將士必與之同勞逸

長孫翰大武時爲安集將軍清正嚴明善撫將士帝
甚重之

周觀爲高平鎮將善撫士卒號有威名

房伯玉為武昌王府司馬孝文南伐徵為步兵校尉
直閣將軍中統軍善撫士卒孝文嘉之

薛虎子為徐州刺史在州戍兵每歲交代虎子必親
自勞送喪給其歛帛

韓茂為徐州刺史征南將軍為將善於撫眾勇冠當
世為朝廷所稱

楊逸為平東將軍光州刺史兵人從役必自送之或
風日之中雨雪之下不堪其勞逸曾無倦色

楊大眼為將撫巡士卒呼為小兒子及傷痍為之流
涕

辛纂為荊州軍司除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善撫將
士人多用命賊甚憚之

北齊蘭陵王長恭貌柔心壯音容兼美為將躬勤細
事每得甘美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

趙郡王叡為定州刺史文宣詔叡領山東兵數萬監
築長城于時盛夏六月叡在途中屏除蓋扇親與軍
人同其勞苦而定州先有冰室每歲藏冰長史宋欽
道以叡冒犯暑熱遂遣輦水倍道追送正值日中停
車炎赫尤甚人皆不堪而送冰者至咸謂冰此時之
要叡乃對之嘆息云三軍之人皆飲溫水吾以何義

獨進寒水非追古名將實情所不忍遂至消液竟不
一嘗兵人感悅遐邇稱歎

後周宇文深魏末為大都督領宿衛兵卒孝武西遷
既事起愴卒人多逃散撫循所部竝得入關以功賜
爵長樂縣伯

若干惠為右衛將軍性剛直有勇力容貌魁岸善于
撫御將士莫不懷恩

閻慶為撫軍將軍專行綏撫士卒未休未嘗先舍故
能盡其死力

梁椿為大將軍性果毅善於撫納所獲賞物分賜麾下
下故每踐敵場咸得其死力

李遷哲為驃騎大將軍鎮白帝信州城先無倉儲

今瓊州軍糧乏遷哲乃收葛根造粉兼米以給之遷

是也哲亦取供食時有異膳卽分賜兵士有疾患者又親
加醫藥以此軍人感之人思効命

隋劉方為交州道行軍總管仁而愛士有疾病者親
自撫養

唐李勣前後在軍所得金帛皆散之將士於是人皆
為用所向多克捷

郭孝恪為安西都護督西伊庭三州諸軍事其地高

昌之都限以長積舊風斯在每年有流刑經往并州遣正兵守捍孝恪推誠撫御竝得其歡心

成如璆爲特進至德二年關西節度郭英又爲賊所敗如璆代英又收其餘卒於岐山撫其瘡痍招其遁散三軍之士有如挾纊便以其衆置興平軍於郿縣東原肅宗以如璆爲使

李芑爲阿陽三城鎮遏使撫勞備至資廩善者必先軍士

李景略爲西受降城都防禦使追塞苦寒地鹵瘠俗貧難處景略節用約已與士同其苦將卒安之

任迪簡代張茂昭爲易定節度使初茂昭奢蕩不節公私殫罄迪簡始至欲饗士無所取給乃以糲食與士同之身居戟門下凡周月軍吏感之請歸堂寢迪簡乃安其位

李晟興元初以神策軍士討朱泚時轉輸不至盛夏軍士或衣裘褐晟必同勞苦每以大義奮激士皆流涕感悅卒無離叛者

李光顏元和中爲陳許節度使會討吳元濟詔光顏以本軍獨當一面光顏性忠義善撫養士卒士卒樂爲用

殷侑爲義昌軍節度滄濟德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滄州經戰伐傷痍之後侑初至赤地千里遺骸滿于原野夏無人烟侑不以妻孥之官始至就空城悉力以視事攻苦食淡與士卒略同周歲之後馴致墾葺詔加簡較吏部尚書獎其撫綏有方勤儉不懈也烏重胤歷河陽滄景節度使自爲長帥能與下同其苦所至立功

柳公綽元和中鎮鄂州會討吳元濟軍旣在行營公綽時令左右省其家如疾病養生送死必厚稟給之妻冶容不謹者沉之于江行宰相感日中丞爲我輩之家事何以報效故鄂人戰每克捷

梁氏叔琮爲將帥養士愛民甚有能政後爲鄜州留後尋真領保大軍節度使

後唐李建及有膽氣慷慨不羣臨陣鞠旅意氣橫壯自莊宗至魏州建及都總內外牙銀鎗效節帳前親軍善於撫御所賞賜皆分給部下絕其分少頗洽軍情

晉吳蠻爲復州防禦使二年罷歸會王令溫以機事入奏執政者以蠻雲中之難有善守之功遂令乘輅而往旣至大寒軍士無衣者悉衣之平生廉儉囊無

撫士卒

無資用以至壞帳幕以賜之其推心撫下如此

孔知濬開運中為鳳州刺史河池據關防之要密邨

益兵少勢孤知濬撫士得宜人皆盡力故西疆無牧

圍之失

王廷裔為晉陽軍按以攻城野戰為務暑不息嘉樹

之陰寒不處密室之下與軍伍食不異味居不異適

故莊宗於親族之中獨加禮遇

冥助

書曰至誠感神蓋精誠內激勝氣森厲則必金石為

間風雲玄感者矣乃有握兵之要奉辭致討勢將危

窘士至之困或隣壤侵寇羣心震恐誓師拒戰安危

攸屬繇是懇到憤發仰祈冥祐因以獲勝蠻之應得

天心之助事彰於神異理符於感名夷傷之旅復振

窮迫之途獲濟卒能克敵以成茂功乃建祠以旌其

貺刊石以紀其迹策書所述咸可徵也

漢李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被圍水絕廣利拔刀

刺山飛泉涌出

後漢耿恭為戊巳校尉征匈奴於疏勒城固守匈奴

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

吏士渴乏笮糞汁而飲之

笮謂壓也

恭仰天歎曰聞昔

貳師將軍拔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楊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爲神明遂引去

晉會稽王道子爲驃騎將軍禦符堅于壽春堅與符融登城而望王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望八公山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也何謂少乎

撫然有懼色初朝廷聞堅入寇道子以威儀鼓吹求助於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見草木狀人若有力焉

宋沈攸之爲冠軍將軍討晉安王子勛于鵲尾攸之繕治船舸材板不周計無所出會子勛將鄧琬送五千片榜供其將劉胡軍用俄而風潮奔迅榜後山出江湖等力不制自撞船艦殺沒數十人赴流而下來泊攸之等營於是材板大足

梁王僧愔爲譙州刺史征蕭勃聞兄僧辨死乃奔北齊會軍敗竄逸荒野莫知所之仰天曰讐耻不雪求欲身膏野草若精誠有感當得道路誓不受辱人手拔刀將自刎空中催令急去僧愔異之勉力馳進行一里許顧向處已有陳人踰越江山僅得歸齊

後魏尉元爲鎮南大將軍都督東道諸軍事皇興三年六月上表云臣於彭城遣別將以八日至睢口邀賊將陳顯達有戰士於營外五里芻牧見一白頭公乘白馬將杖呼之語稱至十八日辰必來到此語汝將軍領衆從東北臨入我當驅賊令走申時賊必大破宿豫淮陽皆尅無疑我當爲汝國家淮畔爲斷下邳城賊我當驅出不勞兵力後以十日此人復於彭城南戲馬臺東二里見白頭公亦乘白馬從東北來呼此人曰謂我與東海四瀆太山北嶽神共行淮北助汝二將蕩除已定汝上下喜不測忽然不見詔元

於老人前後見所爲壇表記之

爾朱榮爲大將軍討葛榮次襄垣遂令軍士列圍大獵有雙兔起於馬前榮乃躍馬彎弓而誓之曰中之則擒葛榮不中則否旣而竝應弦而殪三軍感悅及破賊之後卽命立碑於其所號雙兔碑

北齊趙郡王叡爲朔州刺史都督北燕等三州諸軍事有無水之處禱而掘井鑿鍾纔下泉源湧出號曰趙王泉

陸法和初仕梁爲司徒時候景遣將任約伐湘東王於江陵法和自請征之至沙湖與任約相對縱大舫

於前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以麾風卽返於是約衆大潰約逃竄不知所之

慕容儼爲開府天保中梁司徒陸法和以郢州內附遣儼鎮城始入便爲梁大都督侯瑱任約率水陸軍奄至城下儼隨方禦備瑱等不能尅又於上流鸚鵡洲上造荻葦竟數里以塞船路人信阻絕城守孤懸衆情危懼儼導以忠義又悅以安之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公私每有所禱於是順士卒之心乃相率祈請冀獲冥祐須臾衝風歛起驚濤湧激漂斷荻葦約復以鐵鑠連治防禦彌切儼還共祈請風

浪夜驚復以斷絕如此者再三城人大喜以爲神助瑱移軍於城北造柵置營焚燒坊郭產業皆盡約將戰士萬餘人各持攻具於城南置營壘南北合勢儼乃率步騎出城奮擊大破之擒五百餘人

後周竇榮定突厥沙本略寇邊爲行軍元帥率總管出梁州與虜戰於高越原兩軍相持地無水士卒渴至甚刺馬血而飲死者十二三榮定仰天大息俄而澍雨軍復振於是進擊數挫其鋒突厥憚之請盟而去

隋張祥仁壽末爲并州司馬漢王諒舉兵反遣其將

劉建略地燕趙至井陘祥勒兵拒守建攻之復縱火燒其郭下祥見百姓驚駭其城側有西王母廟祥登城望之再拜號泣而言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有靈可降雨相救言訖廟上起雲須臾驟雨其火遂滅士卒感其誠莫不用心城圍月餘李雄援軍至賊遂退走

陳稜大業中為虎賁郎將發東陽兵擊琉球國其日霧雨晦冥將士皆懼稜刑白馬以祭海神既而開霧唐裴行儉麟德中為安撫大食使冊送波斯王途經莫質延磧屬風沙晦冥導者益述行儉命下營虔誠

致祭令告將吏井泉非遙俄而雲收雨靜行數百步水草甚豐後來之人莫知其處眾皆悅服比之貳師將軍

王峻開元中為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屬突厥默啜為九姓番族所殺其下酋長多款塞投降置之河曲之

內俄而小殺繼立小殺番酋各降者漸叛勅峻帥并州兵

濟河討之峻乃間行倍道以夜繼晝卷甲捨幕而往會夜於山中忽遇風雲甚盛峻恐失期仰天誓曰若事君不忠天討有罪明靈所殛固自當之而士眾何辜今受難苦若誠心忠烈天鑒孔明當止雪迴風以

濟戎事言訖風迴而雪止時叛者分爲兩道賧追及之殺一千五百餘人生獲一千四百餘人駝馬牛羊甚衆

哥舒翰天寶七年爲隴右節度築神威城於青海上旋爲土蕃所破又築城於青海中龍駒島上有白龍見遂名爲龍應城吐蕃此自遁逃不復近青海十年王思禮肅宗至德二年四月爲關內節度使時北征奏師渡渭水於龍光渡睹水忽淺土馬旣濟而其水復深一丈

李希烈德宗貞元四年爲江西都團練使奏建中四年臣任鄂州刺史逆賊李希烈之將童侍名率衆襲鄂州順風縱火邑屋將焚臣乃禱於城隍神倏忽風迴火烈賊潰遂擊破之連拔黃陂二州請付史館以答神意從之

楊朝晟貞元中爲邠寧節度使子方渠河道初軍次方渠無水師徒囂然遽有青蛇乘高而下視其跡水隨而流朝晟令築城環之遂爲停泉軍人仰飲以足圖其事上聞詔置祠焉

溫造爲興元節度初往漢中遇大雨平地水深尺餘若不可進禱鷄翁山疾風驅雲卽時晴霽後文宗憶

刑刑元壽 冥助

聞其事會造為御史大夫入見得詳言當時靈貺明目下詔封鷄翁山為侯趙昶為忠武軍防遏都指揮使時黃巢悉眾攻陳州昶因巡警假寢於闔閤恍惚間如有陰助昶異而特之遲明開門決戰人心兵勢又不可遏若有陰兵前導是日擒賊將數人斬首千餘級梁牛存節為同州節度使戒嚴軍旅營若敵至先是州內井水鹹苦人不可飲及并人岐人來迫州城咸以為兵士渴乏陷在旦夕存節乃肅拜虔祝擇地鑿八十餘井其味皆甘冷繇是人馬汲濯有餘眾以為

至誠之感自八月至三年春末人馬未嘗釋甲以至寇退

柳王友裕嘗從太祖於內黃逢魏之大眾北飛來命友裕射之跪曰今日以下勝負必應弦而下及交鋒果大捷

袁象先初仕唐為宿州刺史充本州團練統防遏都知兵馬使會淮寇大至圍迫州城象先殫力禦備時兵未至頗懷憂懼一日乘城憇於樓堞之上悅然若寢夢人告曰我陳蕃也嘗板築是城舊第猶在今為軍舍當為我立廟即助公陰兵象先許之翼日淮

寇急攻其壘梯韃角進是日州城幾陷頃之有大風
雨居民望見城上兵甲無筭寇不敢迫卽時退去象
先方信有鬼神之助乃爲之立祠至今里人禱祝不
輟

後唐李嗣昭爲昭義節度使天祐四年六月梁將李
思安將兵十萬攻潞州乃築夾城深溝高壘內外重
復援師不及軍民乏絕感鹽炭之出於地以濟飢民
王鎔爲鎮州節度使幽州李正威援赴于鎔鎔謁威
於其館威陰遣部下壯甲劫鎔抱持之鎔曰公戒部
人勿造次吾國爲人所侵垂將覆滅賴公濟援之

力幸而獲存今日之事本所甘心卽竝轡歸府舍鎔
單拒之遂殺威鎔本疎瘦時年始十七當威竝轡之
時雷雨驟作屋瓦皆飛有一人於欽垣中望見鎔識
之遽挾於馬上肩之而去翼日鎔但覺頭痛偏乃因
有力者所挾不勝其苦故也及訪之則曰墨君和鼓
力之士也遂厚賞之

裴彥稠長興中與康福率師自并兒族入曰魚谷追
及皆叛党項白馬盧家六族客戶三族獲大首領連
李八薩王都統悉那埋摩侍御乞埋嵬悉逋等六十
人兼黨類二千餘人獲駝馬牛羊數千計至晚師還

人兼黨勝二千餘人... 李人藪王潛錄悉... 又昔選堂即白... 裴意時其與中... 伏乞... 亦... 之... 執雷雨... 軍... 幸而... 命...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開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六十

固守

夫將兵之法有餘則戰不足則守蓋言道也春秋已... 來乃有保城亢敵堅壘拒寇糾合羣志率勵眾力窮... 矢石之用極機械之變勢且危殆人皆疲弊彌旬月... 之久絕饑饉之給而能保全臣節其心死地以至援

兵甫集而長圍斯解勅冠引去而危堞獲全亦有潛謀決策乘間掩擊出乎不意以收奇功至或智勇俱困衆寡不敵外絕赴救士無尺鐵遭羅非命不隕其名此春秋所謂獲死所矣

趙襄子晉卿也智伯與趙韓魏滅范中行氏而分其地伯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趙趙不與智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板

國語云沈窳產蛙民無畔意

田單齊諸田疏屬也燕攻齊城惟獨即墨不下燕引兵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

立以為將軍以即墨拒燕軍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其尾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皆死傷五千人因啣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於齊

後漢張崇為偏將軍時鄧禹軍到柁邑赤眉大眾且至禹以柁邑不足守欲以師進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憚為後拒禹乃書諸將名於竹簡署其前後亂著笥中令各探之

笥以竹為之鄭玄注禮記云員曰篋方曰笥

崇獨不肯

探曰死生有命張崇豈辭難就追乎禹歎息謂曰將軍有親弱在營奈何不顧崇曰愚聞一卒畢力百人不當萬夫致死可以橫行崇今擁兵數千以承天威何其遽必敗乎遂留為後拒諸營既引崇方勸勵軍士堅壘壁以死當之禹到前縣議曰以張將軍之衆當百萬之師獨以小雪投沸湯雖欲戮力其不全也

乃遣步騎二千人反還迎崇崇引兵始發而赤眉率至崇與戰却之乃得歸營於是諸將服其勇

來歙為大中大夫時隗囂據天水自稱西州上將軍歙與征虜將軍祭遵襲囂略陽斬囂守將金梁因保其城囂悉兵數萬人圍略陽斬山築堤激水灌城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乃發屋斷木以為兵囂盡銳攻之自春至秋其士卒疲弊光武乃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囂衆潰走圍解

耿恭為戊己校尉屯金蒲城明帝永平十八年三月北單于遣左鹿蠡王萬騎擊車師恭遣司馬將軍三

冊府元龜 固守一 卷之三十九
百人救之逢匈奴騎多皆爲所殺匈奴遂破後王安
德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傳矢語匈奴曰
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彊弩射之虜中矢
者視瘡皆涕遂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
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
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據之七月匈奴
復來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
遂於城下壅絕澗水恭中穿井丁五丈不得水吏士
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
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乎乃整衣

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有頃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
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爲神明遂引去時
焉著龜茲攻歿都護陳陞北虜亦圍關寵於柳中會
明帝崩國哀救兵不至車師復畔與匈奴共攻恭恭
勵士衆擊走之後王夫人先世漢人嘗私以虜情告
恭又給以糧餉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
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
千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復遣使招恭曰若降
者當封爲白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
殺之灸諸城上虜官屬望見號哭而去單于大怒更

益兵圍恭不能下初關寵上書求救時帝乃遣征西將軍耿秉等赴援章帝建初元年正月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斬首三千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驢馬牛羊三萬七千頭北虜驚走車師復降會關寵已歿王蒙等聞之便欲引兵還先是恭遣軍吏范羗至燉煌迎兵士寒服羗因隨王蒙軍俱出塞羗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羗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聲以爲虜來大驚羗乃遙呼曰我范羗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

陳球爲零陵太守下濕編木爲城不可守郡中惶恐掾吏白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爾沮國威乎重復言者斬乃悉內吏人老弱與共城守絃大木爲弓羽矛爲矢引機發之遠射千餘步多所殺賊復激流灌城球輒於內因城勢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會中郎將救兵至球募士卒與尚共破斬朱蓋等

公孫瓚爲遼東屬國長史追畔胡丘力居等反爲所圍於遼西管子城二百餘日糧盡食馬馬盡斂弓楯力戰不敵乃與士卒辭訣各分散還時多雨雪墜坑死

者十五六虜亦飢困遠走柳城

皇甫嵩爲左將軍時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嵩督前軍
董卓救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
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
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
兵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在我可勝
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之九天之上不
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
之陷也王國雖彊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
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

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
而取全勝之功何救焉遂不聽王國攻陳倉自冬迄
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弊果自解
去

魏韋康爲梁州刺史爲馬超所圍堅守歷時救軍不
至遂爲超所殺

曹仁行安西將軍屯樊卽拜征南將軍關羽攻樊時
漢水暴溢于禁七軍皆沒禁降羽仁人馬數千人守
城城不沒者數板羽乘船臨城圍數重外內斷絕糧
食欲盡救兵不至仁激勵將士示以必死將士感之

皆無二志徐晃救至水亦稍減晃外擊羽仁得潰圍

出羽退走初滿寵為汝南太守曹仁屯樊城拒羽而左將軍于禁等於襄陽以霖雨水長為羽

所沒羽急攻樊城得水往往頽壞眾皆失色或謂仁曰今日之危非力所能可救羽圍未合乘輕船夜走

雖失城尚可全身寵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聞羽遣別將已在郊下自許以南百姓擾擾羽所以不敢遂

進者恐吾軍持其後耳今若遁去曲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寵乃刑白馬與軍人盟誓

會徐晃等救至寵力戰有功羽遂退進封安昌亭候

郝昭築陳倉城會蜀將諸葛亮圍之亮使人說誘之

昭不從亮自以有眾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

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

是以火箭逆射其雲梯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

繩運石磨壓其衝車折亮乃更為井闌百尺以射城

中以上丸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墻亮又為

地突欲漏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池橫截之晝夜

相攻拒之二十餘日亮無計救至引退

文聘為後將軍孫權以五萬眾自圍於石陽甚急聘

堅守不動權任二十餘日乃解去聘追擊破之

張特守新城諸葛恪圍城特與將軍樂方等三軍眾

合有三千是時吏兵疾病及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

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持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

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

也自受敵以來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而戰死者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者我當還相語之條名別著善惡明日早送名且持我印綬去以爲信乃投其印綬以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攻印綬亦復不取頃之特還乃夜徹諸屋材柵補其缺爲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鬪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遂引去朝廷嘉之加雜號將軍封列侯又遷安豐太守

蜀霍峻爲中郎將先主南還襲劉璋令峻守葭萌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內閘水上攻圍峻且一年不能下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卽斬存首先主定蜀嘉峻之功乃分廣漢爲梓桐郡以峻爲梓桐太守裨將軍

王平爲討寇將軍諸葛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魏大將軍司馬宣王攻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

羅憲爲巴東太守吳聞魏攻敗蜀起兵西上外托救援內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爲唇齒不恤我難而徼其利背盟違約且漢已亡吳何得久寧能爲吳降虜乎保城繕甲告誓將士勵以節義莫不用命吳聞

鍾鄩敗百城無主有兼蜀之志而巴東固守兵不得
 過使步協率衆而西憲臨江拒射不能禦遣叅軍楊
 宗突圍北出告急安東將軍陳騫又送文武印綬任
 子詣晉王協攻城憲出與戰大破其軍孫休怒復遣
 陸抗等率衆三萬人增憲之圍被攻凡六月日而救
 援不到城中疾病大半或說憲奔走之計憲曰夫爲
 人主百姓所仰危不能安急而棄之君子不爲也畢
 命於此矣陳騫言於晉王遣荊州刺史胡烈救憲抗
 等引退晉王卽委前任拜憲凌江將軍封萬年亭侯

憲仕蜀爲巴東太守劉禪降乃歸順於魏繕甲完聚
 勵以節義士皆用命及鍾會鄩艾死百城無主吳又

使步協西征憲大破其軍孫休怒又遣陸抗征之憲
 拒守經年救援不至城中疾疫大半或勸南出群荆
 北奔卜庸可以保全憲曰夫爲人主百姓所仰既不
 能存急而棄之君子不爲也畢命於此矣會荊州刺
 史胡烈等救至抗退加陵江將軍監巴東軍事使持
 節領武陵太守泰始初入朝詔曰憲忠烈果毅有才
 策幹器可給鼓吹

又賜以玄玉佩劍

吳朱然爲征北將軍假節鎮江陵魏遣曹真夏侯尚
 張郃等攻江陵魏文帝自任死爲其勢援連屯圍城
 大帝遣將軍孫盛督萬人備州上立圍塢爲然外救
 郃度兵攻盛盛不能拒卽時却退郃據州上圍守然
 中外隔絕大帝遣潘阜楊粲等解而圍不解時然城
 中兵多腫病堪戰者纔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地道

立櫓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而怒氣方厲使士伺間隙攻破兩屯魏攻圍然凡六月日未退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穀食欲盡因與敵交通謀爲內應垂發事覺然治戮泰尙等不能克乃撤攻退還繇是然名震於敵國韓當爲偏將軍曹真攻南郡當保東南帥勵將士同心固守又敬望督司奉遵法令太守善之

晉吳彥初仕吳爲建平太守晉將伐吳彥爲鐵鎖橫斷江路及師臨境緣江諸城皆望風降附或見攻而拔惟彥堅守大衆攻之不能克乃退舍俟之吳平始

降

張光爲北地都尉趙王倫爲關中都督氐羗反叛太守張損戰沒郡縣吏士卒少有全者光以百餘人戍馬蘭山北賊圍之百餘日光撫勵將士屢出奇兵擊賊破之光以兵少路遠自分敗沒會梁王彤遣司馬索靖將兵迎光舉兵悲泣遂還長安

庾亮爲中書令都督征討諸軍事與陶侃溫嶠起兵討蘇峻亮時以二千人守白石壘峻步兵萬餘四面來攻衆皆震懼亮激勵將士並殊死戰峻軍乃退追斬數百級

桓宣爲南中郎將江夏相鎮襄陽十餘年間石季龍再遣騎攻之宣能得衆心每以寡弱拒守論者以爲次於祖逖周訪

前涼張璩爲寧戎校尉時石季龍將麻秋進攻抱罕與晉陽太守郭坦以城大難守宜棄外城武城太守張俊曰棄外城則大事去不可以動衆心璩從之固守大城秋率衆八萬圍塹三重雲梯電車地道百道皆通於內城中亦應之殺傷秋衆已數萬季龍復遣其將劉渾等率步騎二萬會之郭坦恨言之不從教軍士李嘉士與秋通引賊千餘入城西北隅璩使宋

修張弘辛梃郭普等拒之短兵接戰斬二百餘人賊乃退璩戮李嘉士以徇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謂諸將曰我用兵於五都之間攻城略地遠無不捷乃登秦隴謂有征無戰豈悟南襲仇池破軍殺將築城長最匹馬不歸反攻此城傷兵挫銳殆天所贊非人力也季龍聞而嘆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抱罕真所謂彼有人焉未可圖也

宋毛德祖爲司州刺史時文帝初卽位後魏明元自率衆至方城遣鄭兵將軍達奚斤吳兵將軍公孫表二萬餘人攻滑臺德祖時戍虎牢遣步騎三千拒之

初亡命司馬楚之等藏窟陳留郡界魏既南渡馳相
 要結驅扇疆場大為民患魏克滑臺并力乘勝遂至
 虎牢明元自率大衆至鄴鄭兵遂克金墉還向虎牢
 德祖於城內穴地入七丈二道出城外分作六道出
 虜陣後募敢死士四百人為前驅參軍郎王符等以
 二百人為後係出賊圍外掩襲其後魏陣亂斬首數
 百級焚燒攻具魏雖退散隨後更合魏又遣楚兵將
 軍涉歸東擊青州所向城邑皆奔走明元自遣兵益虎
 牢增圍急攻德祖大敗又固得城魏領楚兵自滑臺
 諸軍西就兵共攻虎牢虎牢被圍二百日無日不戰

德祖勁兵戰死殆盡而虎牢增兵轉多外城皆已毀
 德祖惟保一城晝夜相持拒將士眼皆生瘡死者大
 半德祖思素結下衆無難心魏作地道偷城內井井
 深三十丈山勢峻峭不可得防人馬渴乏肌體皆乾
 燥被創者不復出血魏急攻遂克虎牢自德祖還諸
 將佐及郡守在城內皆見囚執惟上黨太守劉談之
 參軍范道基將二百人突重圍南還城將潰將士欲
 扶德祖出奔德祖曰我與此城并命義不使城亡而
 身存也明元重其固守之節勒衆軍生致之
 劉道錫為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文帝元嘉十八年為

氏寇所攻道錫募吏民守城復租布二十年保城退敵文帝嘉之

陳憲爲汝南太守元嘉二十六年魏太武南侵陳頴遂圍汝南懸瓠城憲保城自固賊晝夜攻之憲且守且戰矢石無時不交虜多作高樓施弩以射城內飛矢雨下城內負戶以汲又佛浮圖取金像以爲大鈞施之衝車端以牽樓堙城內有一沙門頗有機思輒設奇以應之賊多作蝦蟇車以填塹內薄攻城憲督勵將士固與墻而戰賊之死者屍與城等遂登屍以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厲戰士無不一當百傷殺

萬計汝水爲之不流相拒四十餘日豫州刺史南平王鐸遣安蠻司馬劉康祖并寧朔將軍臧質救之虜燒攻具走

沈璞爲盱眙太守時王師北伐彭汴爲虞璞以疆寇對陣事未可測郡境守當衝要乃修城壘浚重隍聚材石積鹽米爲不可勝之筭後魏太武自領步騎數十萬陵踐六州京邑爲之騷懼百守千城莫不奔駭腹心勸璞還京師璞曰若彼大衆不躬小城故無所懼若兵薄來攻則成擒也諸軍何常見數十萬人聚在一處而不敗者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此是吾報

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璞收得二千精卒及太武至四面蟻集攻城璞隨應拒攻守三旬殘其大半太武遁走

申恬爲通直常侍元嘉二十七年後魏武昌王冠青州遣恬援東陽因與輔國司馬齊郡太守龐秀之保城固守蕭斌遣青州別駕解榮之率垣護之還援恬仍倚南山得入後魏兵朝來脅城日晚輒退城內乃出軍北門外環塹爲營欲挑戰魏兵不敢逼停五日東過抄略清河郡及驛道南數千家從東安東莞出下邳下邳太守垣聞閉城拒守保全二千餘家後魏

退以恬爲寧朔將軍山陽太守

臧質爲輔國將軍北討時冗從僕射胡崇之爲魏所敗質奔盱眙太守沈璞完爲守戰之備城內有實力三千質大喜因共守魏初南出後無資糧唯以百姓爲命及過淮食平越石鼈二屯谷至是抄掠無餘人馬飢困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爲歸路之資旣破崇之等一攻城不拔便引兵南向城內增修守備莫不完嚴元嘉二十八年後魏太守南侵自廣陵北反悉力攻盱眙就輔國將軍臧質求泗質對復便與之太武怒甚築長圍一夜便合開攻道趨城東以運東山土

石填之魏又恐城內水道遁去乃引大船於君山作浮橋以絕淮道城內乘艦逆戰大破之明日賊更方船而爲柁各嚴兵自衛城內更擊不能禁遂於君山立柁水陸路竝斷太武與質書曰吾今所遣鬪兵盡非我國人城北是丁零與胡南是三秦互羗設使丁零死者正可滅常山趙郡賊胡死正滅并州賊互羗死正滅關中賊卿若殺丁零胡無不利質答書曰省示具姦之自爾恃四脚屢犯國疆諸儒此事不可具說王玄謨退於東梁坦散於西爾謂何以不聞僮謠言邪虜馬飲江水復理死卯年此期小至以三軍聞

飲江之徑耳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饗有桑乾哉但爾住攻此城假令寡人不能殺爾爾繇我死而爾若有幸得爲亂兵所殺爾若不幸則生相鑱縛載以驢直送都市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壑之粉之屠之裂之如此未足謝本朝爾識智及衆力豈能勝符堅邪頃年展爾陸梁者是爾未飲江太歲未卯故耳斛蘭昔深入彭城值少日雨隻馬不反爾豈憶邪卽時春雨已降四方大衆始就雲集爾但安意攻城莫走糧食缺乏者告之當出廩相餽得所送劔

刀欲令我揮之爾身邪甚若今付反各自努力無煩多云是時魏中童謠曰輅車北來如穿雉不意虜馬飲江水魏王北歸石濟死魏欲渡江天不從故質書引之太武太怒乃作鐵牀於其上施鐵鑱云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衆書曰示語魏中諸士庶狸伐見與書如別等正朔之民爲何力自取如大夫豈可不知轉禍爲福耶今寫臺格如別書自思之時購賊太武封開國縣侯食邑一萬戶賜布絹各萬疋魏以鈎垣樓城內激以弦絙數百人叫呼引之車不能退質夜以木桶盛人懸出城外截鈎獲之明日又以

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頽落不過數升魏乃內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又射殺其高梁王如此三旬死者過半太武聞彭城斷其歸路京邑遣水軍自海入淮且疫疾死者甚衆二月二日乃解圍遁走文帝嘉質功以爲持節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封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劉襲爲安城太守晉安王子勛爲逆襲據郡拒之勛遣軍攻圍不能下明帝嘉之

柳世榮爲前軍長史順帝初沈攸之反圍郢城世隆

固守

南齊曹虎爲右大將軍持節隸都督陳顯達停襄陽
明帝永泰元年後魏攻沔北孝文率十萬衆從羽儀華蓋
地大敗魏軍追至沔北孝文率十萬衆從羽儀華蓋
圍樊城虎牢閉門固守魏軍去城數里立營頓設壘
屋復再圍樊城臨沔水望襄陽岸乃去

梁蔡道恭爲平北將軍司州刺史武帝天監三年魏
圍司州城中不滿五千人食菽及半歲魏軍攻之晝
夜不息道恭隨方抗禦皆應手摧却魏乃作大軍載
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塹道恭於塹內列艤衝鬪艦以

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塹水道恭載土
狹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
衝攻圍日急道恭於城內作土山厚二十餘丈多作
大槩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丁刺魏人登城者魏
軍甚憚之

庾域爲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屬梁州長史
夏侯道遷舉州叛降魏魏進襲巴西域固守百餘日
城中糧盡將士皆齟草餓食死亡者大半無有離心魏
軍退武帝詔增封二百戶

呂義之爲北徐州刺史魏中山王元英圍義之於鍾

離衆號百萬武帝詔豫州刺史韋叡率豫州之衆會
征北將軍曹景宗以赴師人畏魏軍盛多勸叡緩行
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
衆况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而至
邵陽大破魏軍叡遣報義之義之且悲且喜不暇答
曰更生更生

羊侃爲都官尚書侯景反侃爲守城督侃僞稱得外
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兵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爲
尖頭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鍬
以油灌之擲驢上燒之俄盡賊又東西兩面起土山

以臨城城中驚駭侃命爲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
賊又作登城樓車高十餘丈欲臨射城內侃曰車高
塹虛彼來必倒可卧而觀之不勞備設及車動果倒
衆皆服爲賊頻攻不息會侃病死城方陷

王僧辨爲領軍將軍旣平湘土會侯景浮江西寇軍
次夏首僧辨爲大都督率巴州刺史淳于量定州刺
史柱龕宜州刺史王琳等供赴西陽軍次巴陵聞郢
州已沒僧辨因據巴陵城帝乃命羅州刺史徐嗣徽
武州刺史杜崩竝會僧辨于巴陵景旣陷郢城兵衆
益廣徒黨甚銳將進寇荊州乃使僞儀同丁和統兵

五千守江夏大保宋子仙前驅一萬造巴陵景悉克
徙水陸繼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賊邏至於隱
磯僧辨悉上江渚米糧竝沉公私船於水及賊前鋒
次江口僧辨乃各命衆乘城固守偃旗卧鼓守若無
人翼日賊衆濟江輕騎至城下問城內是誰答曰是
王領軍賊曰語王領軍勢如此何不早降僧辨使人
答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礙僧辨百口在人
掌握豈得便降賊騎旣去俄又再來曰我王已至王
領軍何爲不出與王相見乎僧辨不答頃之又執王
珣等至于城下珣爲書誘說城內景帥船艦並集此

寺又分入港中登岸引道廣設壇屋耀軍城東隴上
芟除草開八道向城遣五十兔頭肉薄苦攻城內同
時鼓譟矢石雨下殺賊旣多賊乃引退帝又命平北
將軍胡僧佑率兵下援僧辨是日賊復攻巴陵水步
十處鳴鼓吹角內薄砍上城中放木擲火爨壘石殺
傷甚多午後賊退乃更起長柵繞城大列舸艦以樓
船攻水城西南角又遣人渡洲岸引牂牁推蝦蟆車
填塹引障車臨城二日方止賊又於艦上豎木桔槔
聚茅置火以燒木柵風勢不交自焚而退旣頻戰摧
挫賊帥任約又爲陸法和所擒景乃燒營夜遁

陳杜稜初仕東梁爲石州刺史高祖鎮朱方以稜監義興瑯琊二郡高祖征杜龕留稜與侯安都居守徐嗣徽任約引齊寇濟江攻臺城稜與安都隨方抗拒晝夜巡警撫綏士卒未嘗解帶賊平以功除通直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丹陽尹

杜龕爲忠武將軍與叔幼安俱隨王僧辨討河東王譽平之又隨僧辨下繼徐文盛軍至巴陵聞侯景襲陷郢州西上將至乃與僧辨等守巴陵以待之景至圍之數旬不尅而遁

韋載初爲梁義興太守高祖至王僧辨乃遣周文育輕兵襲載未至而載先覺乃嬰城自守文育攻之甚急載所屬縣宰竝高祖舊兵皆善用弩載收得數十人繫以長鎖命所親監之使射文育軍約日十發不兩中者則死每發輒中所中者皆斃文育軍稍却因於城外據水立柵相持數旬高祖自將征之克其水柵仍遣族弟翽齋書喻以誅僧辨意并奉梁敬帝勅令解兵乃以兵衆降

孫瑒梁末爲巴州刺史高祖受禪王琳立梁永嘉王蕭莊於郢州徵瑒爲太府卿加通直散騎嘗侍都督郢荆巴武湘五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總留

府之任周遣大將軍史寧率衆四萬乘虛奄至瑒助防張世貴舉外城以應之所失軍民男女三千餘口周軍又起土山高梯日夜攻逼因風縱火燒其內城南面五千餘樓時瑒兵不滿千人乘城拒守瑒親自撫巡行酒賦食士卒皆爲之用周人苦攻不能克乃矯授瑒柱國郢州刺史封萬戶郡公瑒僞許以緩之而潛修戰具樓雉噐械一朝嚴設周人甚憚焉及聞大軍敗王琳乘勝西進周兵乃解

後魏薛強祖興任晉爲冀州刺史安邑公父濤襲爵位梁州刺史京師傾覆皆以義烈著聞後強復代領及符堅將張平以并州叛堅率衆討之因自與數百騎馳至疆壘下求與相見疆使主簿責之因慷慨宣言曰此城終無生降之臣但有死節之將耳堅諸將請攻之堅曰須吾平晉自當面縛捨之以勸事君者張烈孝文時爲陵江將軍順陽太守烈到郡二日便爲齊東昏侯將崔慧景攻圍七十餘日烈撫勵將士甚得軍人之和會車駕南討慧景遁走孝文親勞曰卿定可遂能不負所寄烈拜謝曰若不值金輿親駕臣將不免困於犬羊

元世儁任城王澄孫孝明帝時爲青州刺史邢杲之

丹州固守一
亂圍逼州城拒守遂得保全

畢祖暉爲平東將軍幽州刺史正光五年幽州民反
招引隴賊攻逼城以祖暉前在州日得民情和復授
平西將軍幽州刺史假安西將軍爲別將以討之祖
暉且前突圍入治孝昌中渤海王顥救至圍始解以
全城之勲封新昌縣開國子食邑四百戶
李神雋爲前將軍荊州刺史時四方多事所在連兵
梁遣將曹敬宗來寇攻圍積時又引水灌城城不沒
者數板神雋循撫兵民戮力固守詔遣都督雀進別
將王羆裴衍等赴援敬宗退走

源子雍爲夏州刺史屬沃野蠻人破落汗披陵首反
亂所在聳起統萬逆胡與相應接子雍嬰城自守城
中糧盡煮馬皮而食之子雍善緩撫得士之心人人
戮力無有離二以飢饉轉切欲自出求糧留子延伯
據守僚屬僉云今天下分折強賊百重四方音信莫
不斷絕俄頃之間變在不意何宜父子如此分張未
若棄城俱去更展規略子雍泣而謂衆曰吾世受國
恩早受藩寄此是死地更欲何求然守禦以來歲月
不淺所患乏糧不得制勝吾今向東州得數月之食
還與諸人保全必矣遂自率羸弱向東夏運糧延伯

册附元龜 固守一 卷之三十九
伯與將士送出城外哭而辭拜三軍莫不嗚咽子雍
行數日爲朔方胡帥曹阿各拔所邀力屈爲其所執
子雍密遣人齎書問行與城中文武云大軍在近努
力固守必令諸人福流苗裔乃勅延伯令共固守子
雍雖被囚執雅爲胡人所重嘗以尊禮事之子雍爲
陳安危禍福之理勸阿各拔令降阿各拔將從之未
果而死拔弟桑生代領部衆竟隨子雍降延伯與兵
士共分湯菜防固城隍及子雍爲胡所執合城憂懼
延伯乃人人曉諭曰吾父吉凶不測方寸焦爛實難
裁割但奉命守城所謂處重若以私害公誠孝竝闕

君幸得此心無虧所寄於是衆感其義莫不勵憤
物廷聞而嘉之除龍驤將軍行夏州卒能固守

裴詢爲平南將軍郢州刺史梁將李國興寇邊四方
多事朝廷未遑外略緣境戍多爲國興所陷賊已乘
勝遂向州城詢率勵固守將至百日援軍旣至與乃
退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
辛祥爲郢州龍驤較尉長史帶義陽太守自長生之
反也梁武遣衆來援因此緣淮鎮戍相繼降沒惟祥
堅城獨守

劉長文爲南充州冠軍府長史帶譙郡太守被圍糧

竭長文固節全城
崔楷爲殷州刺史州旣新立了無備禦之具及賊來
攻楷率力抗拒彊弱勢懸每勒兵士撫勵之莫不爭
奮咸稱崔公尚不惜百口吾何爲愛一身連戰半旬
死者相就力竭城陷楷執節不屈賊遂害之

鄭季明爲醮郡太守帶渦陽戍主頻爲梁武遣將攻
圍時兵糧寡少外援不接季明孤城自守卒得保全
朝廷嘉之

楊津爲定州刺史賊帥薛修禮杜維周殘掠州境孤
城獨立在兩寇之間津貯積柴粟修理戰具更營雉

堞賊每來攻機械競起又於城中去城十步掘地至
泉廣作地道潛兵涌出置爐鑄錢持以灌賊賊遂相
語曰不畏長槩堅城惟畏楊公鐵星津與賊帥元洪
業及與賊中督將尉靈根程殺鬼潘法顯等書曉諭
之并受鐵券許以爵位令圖賊帥毛普賢洪業等感
悟復書云令與諸人密議欲殺普賢願公聽之又賊
欲圍城正爲取此人耳城中所有北人必須盡殺公
若置之總縱敵爲患耳願公察之津以城內北人雖
是惡黨然掌握中物未忍便殺但防內子城防禁而
已將吏無不感其仁恕朝廷初以鐵券二十枚委津

分給津隨賊中首領間行送之修禮普賢頗亦繇此而死既而柱錐周圍州城津盡力禦守詔加衛將軍封開國縣侯將士有功者任津料賞兵民給復畢祖朽為安東將軍瀛州刺史為賊帥鮮于修禮攻圍積旬拒守自固

孟表為南兖州刺史領馬頭太守鎮渦陽後齊遣其豫州刺史裴叔業攻圍二十餘日城中食盡唯以朽卑及草木皮葉作糧表撫循將士戮力固守會鎮南尉軍王肅解義陽之圍還以救之叔業乃退

懷吉為征虜將軍時梁武遣將軍寇陷郢州三關

詔元英南討懷吉仍為軍司以義陽危急令懷吉馳驛先赴時豫州城民自相生殺刺史以懸瓠入梁梁將齊苟仁率眾守城於是自懸瓠以至於安陸唯義陽一城而已懷吉與郢州刺史婁悅督勵將士且戰且守卒全義陽
閻進有謀略勇冠當時為龍驤將軍屬衛可孤作亂攻圍盛樂進率眾拒守縣歷三載晝夜交戰未嘗休息以少擊眾城竟得全
李神為相州刺史假李昌中行相州事尋正加撫軍將軍假鎮東將軍大都督建義初除衛將軍時葛榮

充斥民多逃散先是州將元監反叛引賊後都督源千雍裴衍戰敗被害朝野憂惶人不自保而神志氣自若無勞兵民小大用命旣而葛榮盡銳攻之久不能克會爾朱榮擒葛榮於鄴西土平除車騎將軍潘永基爲持節平北將軍冀州防城都督長樂太守于時葛榮攻信都長圍逼水以灌州城永基與刺史元孚同心戮力晝夜防拒外無軍援內乏糧儲從春至冬力窮乃陷

辛纂爲南道行臺時梁將曹義宗攻新野纂率衆赴援唯以二千餘兵捍禦疆場尋爲義宗所圍相率固守莊帝卽位除通直散騎嘗侍征虜將軍兼尚書仍行臺後大都督費穆擊義宗擒之入城因舉酒屬纂曰微辛行臺之在斯吾亦無繇建此功也入朝言於莊帝稱纂固節危城宜蒙爵賞以勸將來帝乃下詔慰勉之

柱顓爲岐州刺史萬俟醜奴亂關右顓爲都督防守岐州醜奴攻之不克

冊府元龜

